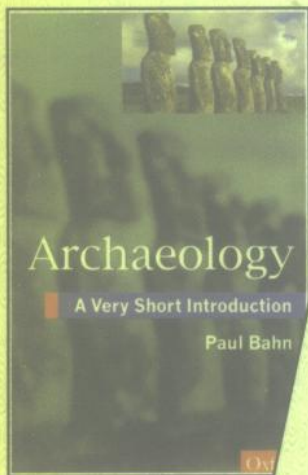


牛津  
Oxford  
精选



〔英〕保罗·巴恩著  
比尔·泰迪插图  
覃方明译

# 当代学术入门 考古学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 当代学术入门 考古学

[英] 保罗·巴恩著 比尔·泰迪插图  
覃方明译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Archaeology  
Paul Bahn illu. Bill Tidy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学术入门：考古学 / [英] 保罗·巴恩著；覃方明译.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牛津精选)  
ISBN 7-5382-5026-3

I. 当… II. ①保… ②覃… III. 考古学 - 基本知识 IV.  
K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3260 号

Archae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aul Bahn, 1996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总策划、总发行人：俞晓群  
责任编辑：柳青松  
装帧设计：郑在勇  
责任校对：马 慧 王 玲

美术编辑：宋丹心  
技术编辑：袁启江

出 版：辽宁教育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印 刷：沈阳新华印刷厂  
发 行：辽宁省新华书店  
版 次：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76 千字 插 页：4  
印 张：3.5  
印 数：1—10000 册  
定 价：7.70 元

## 前 言

---

在恰好四十年前，维里·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本世纪最杰出的史前考古学家之一，也是这一领域行为最乖僻的人物之一——出版了一本名为《考古学》的入门小书。本书并没有要与它那显赫前辈比肩的抱负，只是在篇幅更为简短了。

确实，这本小书只想通过提供考古学领域的某些初步基础来引起读者的兴趣，希望他们会受到激励去更深入地钻研考古学那丰富的文献，去进行某种研究或实地发掘，或者，对学生而言，决定选择考古学作为自己的大学课程。在这样一门课程结束后，甚至在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你都找不到工作；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日子里，甚至像金融这样的“安全”领域也不能保障得到一份谋生的工作，所以你也许应当在可能的时候去尽可能地享受自己的生活，并且——正如已故的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常常强调的——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无疑你可能必需去搬运与筛滤许多泥土，记住某些烦人的日期，难为你的舌头去学说毫无意义的方言土语，并且试图去掌握那犹如相扑摔跤手一样彼此冲突的理论。但与此同时，你也将被带入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有着艺术与器物，庙宇与工具，陵墓与宝藏，失踪的城市与神秘的手稿，木乃伊与猛犸象……并且，虽然这类东西被纯正癖者贬斥为现代考古学中庸俗而不具代表性的副产品，但如果一个年轻人开始不是被这门学科那激动人心或与与众不同的特质所吸引而投身其中，那才真

叫奇怪呢。

2707 33 14

如果你去问有教养的公众中的一员，无论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里，让他说出一位活着的考古学家，我敢打赌，他们中极不可能有人能够举出一位来，除了那位虚构的人物印第安那·琼斯<sup>①</sup>。这就是好莱坞的威力，这就是今天考古学默默无闻的现状。往昔的伟大人物都已逝去了——我们也许将再也看不到他们的同类了——但是一支由略微有些怪癖的、富于献身精神的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大军正在地球上勤奋地工作，试图去理解往昔的意义。你也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而这本书将帮助你决定你是否适合于这项工作。如果你



赫伯特·弗卢姆爵士 古物收藏者协会会员 1873—1968 “昔日的伟大考古学家”发掘

① 印第安那·琼斯是美国影片《夺宝奇兵》中的主人公。  
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要成为一位专业的考古学家，有三条基本的途径：学习考古学方面的大学课程，学习博物馆研究的课程，或是在地区单位或（在美国）文化资源管理部门（Cul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中找一份工作，以获得实践经验。你也许永远也成不了伟大的考古学家，但如果你不能做好某件事，那就学着从做坏某件事中获得享受吧。

噢，而且别指望发财。

# 目 录

导言	1
一 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	8
二 确定日期	16
三 技术	23
四 人们怎样生活?	30
五 人们怎样思想?	40
六 居所与社会	53
七 事物如何与为何改变?	63
八 少数与女性	73
九 将过去呈现给公众	85
十 过去的未来	94
本书作者推荐书目	102

# 导 言

---

很少有什么嗜好会像史前考古学那样使人变得如此健康而富有哲理。

(泰晤士报, 1924年1月18日)

约翰·温德汉姆 (John Wyndham) 在《秘密的人们》这本他较少为人所知的早期小说里, 让他所写的一个角色说: “他是个考……, 考……, 总之他挖掘那些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好处的东西。”这确实是对考古学家所干的事情的一种偏激然而传播广泛的观点。而在另一极端, 人们的看法又变得抒情起来, 就像卡斯滕·尼布 (Carsten Niebuhr) 所说的, “那些唤回已经消逝的事物重见天日的人享有着犹如造物的狂喜”——而且确实有些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创造”感到如此骄傲, 以致他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与上帝十分相似。

对一般公众来说, 考古学似乎与发掘同义, 就好像这是这一领域的工作者成年累月所从事的唯一工作: 在英国的讽刺杂志《私人之眼》(*Private Eye*) 中, 所有的考古学家都被无意识地描绘成“处身于洞穴之中长胡子的人”。卡通片通常将考古学家描绘成执拗顽固的老古板, 身上披满了蜘蛛网, 对陈旧的骨头与破碎的碗碟如痴如醉。当然, 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准确的, 但这些只反映了这一领域的很小一部分。例如, 有些考古学家从未进行过发掘, 而只有非常少的考古学家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发掘上。

那么考古学究竟是什么? 考古学 (archaeology) 这个



词来自希腊文 (arkhaiologia, “论述古代的事物”), 但在今天, 它已经转变成意指通过遗存下来的人类过去的物质遗迹而对人类过去的研究。在这里“人类过去”这一词汇需要加以强调, 因为考古学家并不研究恐龙或是岩石本身, 这与许多公众的信念相反, 这种误解之所以产生要感谢燧石与穿着令人难忘的毛皮比基尼的拉奎尔·韦尔奇(Raquel Welch)。①恐龙与岩石是古生物学家与地理学家的领域; 在最早的人类开始进化之前几千万年, 恐龙就已经灭绝了。

考古学真正开始于最早的、可以识别的“器物”(工具)出现之时——就现有的证据看来, 这是大约二百五十万年前在东非出现的——并一直延伸到今天。昨天你扔在垃圾箱里的东西, 不论多么无用、可厌、或是潜在地令人难堪, 现在都已成为了新近考古学纪录的一部分。虽然大部分考古学家研究遥远的过去(在时间上回溯几世纪或几千年), 但有日益增多的学者转而研究有文字历史的时期, 甚至是相当晚近的现象——例如内华达核试验基地, 极地探险者的棚屋, 甚至纳粹的地堡与柏林墙最近都吸引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在16世纪末叶, 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 第一位伟大的英国文物学者, 曾经将对文物的研究描述为一种“回头看的好奇心”——换句话说, 一种要了解过去的欲望——而许多投身这一学科的人都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好奇者。这是一个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行为古怪的人的学科, 但它那广阔的领域又使它能够包括某些适应所有类型的人的东西。羞涩而孤独的性格内向者会在此找到满足, 他们把自己关在尘封已久的房间里, 摆弄着旧钱币或是器皿或石头的碎

---

① 这是一部影片中的角色。

片，而急躁活跃的性格外向者可以在野外长期地工作，四周围绕着由拥有难以置信的热情的人们所组成的庞大队伍。

考古学的乐趣之一就是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盘中餐，只要你能够筹集到资金开始工作。你可以在地上打一根钉，或是选择任何一个时段开始你的工作，这里总会有某个考古学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不论是在茂密的丛林中，还是在幽深的洞穴里，不论是在如火的沙漠里，还是在冰封的山岭上，你也毋需被限定在陆地上——如果你的癖好如此的话，你可以成为一名水下考古学家或是以空中摄影作为自己的专业。由于这一专业包容了我们历史的全部，所以可以在从远古人类到中世纪或工业化时期的整个范围内进行选择，你可以研究最粗糙的石器工具，它们仅仅与自然岩石有着微小的差别；也可以去分析卫星照片，以确定考古遗址的年代。在这里，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做每一件事情。

你可以选择去进行集中发掘，也可以去进行广泛的表面探测，你可以把时间花费在整理不同类型的器物上，也可以把时间花费在最抽象的理论概括上，去告诉人们他们错在哪里，为何他们不正确。你可以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或是实验室里。你可以在博物馆里或是地区考古单位里工作，把你的生命奉献给教学或是创造性研究（有少数人甚至同时兼顾两者），或者你可以呆在“专业”之外，而被打上“业余爱好者”或是“业余考古学家”的标记：多年以来，“业余爱好者”曾经对考古学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并且还在继续作出这种贡献，虽然学院的象牙塔中的职业学者常常对他们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并且常常对他们报以冷嘲热讽。实际上，许多“业余爱好者”可能比“职业者”要渊博得多，也要比那些只把考古学视为一种职业，或是一种谋生手段的人

富于献身精神得多，考古学燃起了他们的激情，占去了他们的周末与每一点空闲时间。自然，这可能扯得太远了，而没有什么比那些人——职业者或是业余爱好者，对他们来说，考古学是一种吞噬一切的无法摆脱的痴迷——更糟或更令人厌烦的了。这有助于保持这一学科的洞察力，并且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本质上不过是在死人的遗物上嗅来嗅去并试图去猜出他们如何生活罢了。

如果你梦想着从事一种相当活跃或奇异的工作，而又不希望（或没有这种能力或资金）进行发掘或探测，那也还有足够的其他选择：例如，试验考古学，或“人种考古学”或岩石艺术研究。你可以呆在自己的扶手椅里，或者周游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可以实践你的语言技能。你可能需要去研究野生动物的行为与习性，或是农耕的雏形；你可能发现向他人请教很有用，你会去向那些诸如采石、木器、造船或制陶等传统工艺方面的专家请教，或是向那些在航海或天文方面学有专长的人请教。换言之，从事考古学就好像是同时在上整整一组夜校的课程。

可能性的范围是无穷的，所以毫无疑问这本短小的书远远无法穷尽这些可能性。它只能对今日考古学所关注的几个主要领域投以匆匆的一瞥，以吊起你的胃口，并激励起你自己去回头看看的好奇心。

大多数考古学家需要充分具备的品质之一，不论他们的专业领域是什么，就是乐观——即，他们可以只依据过去的物质遗存说出关于过去的有意义命题的信念。他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正如罗伯特·贝德纳里克（Robert Bednarik）新近所指出的，是“在考古学所研究的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事物中有99.99%以上没有任何种类的证据幸存超过一秒钟。

在仍然不可计数的留存下来的事例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一百万分之一这样一个微小的比例有证据留存下来。其中，只有无穷小的一部分被考古学发掘了出来，而其中更小的一部分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但是，不要让这一点使你分心——相反，大多数人将这种情境当作他们的优势：有些人把时间花在设计方案填补证据中存在的鸿沟上，以产生阶段或类型的连续性；其他人则简单明了地漠视资料是如何糟糕与不具代表性，而不顾一切地用它们来生产有关往日的故事。正如哈佛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写的，“如此之多的科学在通过讲故事而取得进展——但在最好的意义上，故事仍然只是故事。考虑关于人类进化的传统图景——关于狩猎、营火、黑暗的洞穴、仪式、制造工具、老年的来临、争斗与死亡的故事。这里面有多少是基于遗骨与器物的，又有多少是基于文学的准则？”



“只有你和我留下了，上校！”

你也许认为从事历史考古学会使你踏在坚实的基础上，但绝非如此。自然我们对于这些文化的某些方面知道得更多，因为它们留下了文字记录，但是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你仍然不得不把偏见与不确带入自己的论述。例如，所有关于卡斯特（Custer）在小比格霍恩战役（the Battle of the Little Bighorn）中的惨败的残存文件与目击者的描述都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不仅是在有关发生了什么与如何发生上不同，而且甚至在诸如每一方的人数这样的方面也不同，而这是发生在1876年的晚近事件。正如A·J·P·泰勒（A. J. P. Taylor）所说，历史不是事件的目录而是对事件的看法。

当然，你也可能在考古学家的行列里找到悲观主义者——他们相信他们所研究的被废弃的产品毫无用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也是同样的毫无用处。不可否认，考古学是一门“奢侈的”学科，它常常需要证明它存在的价值，但是同时它也是普通公众中的大多数人从中找到迷恋与乐趣的学科，正像考古节目居高不下的电视收视率（特别是在涉及埃及的时候）所表明的那样，而考古学对于世界旅游业作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

从更为个人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是一门你能够尽情享受自己工作的学科，在这里，你可以遇到或密接触到全球许多友好的和具有同样思想的人们，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反过来说，占山为王、怨毒、暗算与邪恶的内部斗争的程度由于某种原因也比在其他学科中通常所遇到的要严重得多。如果你计划进入这一领域，你就需要一张犀牛那样坚硬厚实的皮。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考古学家浮夸自负、虚伪、不诚实、自命不凡、自我吹嘘与寡廉鲜耻，而这些并不会妨碍他

们在专业上获得成功。实际上恰恰相反。（天哪，我不能在这里举出某些例子，虽然我很想这样做，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总而言之，考古学就像是一座最为宽敞的教堂，总能为每一个人提供某些东西，也总是欢迎每一个人——甚至或是特别包括，不合时宜的人、木讷朴直的人与受到社会挑战的人，他们发现考古学比在互联网上漫游与冲浪更令人满足。

因为没人知道在过去发生了什么（包括在晚近的有文字记载历史的过去），所以，考古学的研究将永远也不会终结。理论将会轮番出现与消失，而新的遗迹或发现将改变已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虚构故事，这些虚构构成了有关过去的正统观点，并且通过大规模的重复与广泛的传布而为人所接受，从而逐渐被确立下来。正如马克斯·普朗克所写到的，“科学真理并不能通过使其对手信服与使其看到理性之光而取得胜利，而只能由于其对手死亡而新一代成长起来，并熟悉这一真理而取得胜利。”

考古学是一种终身的探索，永远也不会真正有一个结果；它是一次无尽的旅行，没有真正的终点。一切都是尝试性的，没有什么是最最终的定论。

为了免得让上述议论听起来像充满偏见的琐屑，让我们安下心来确认考古学仍然充满了无穷的乐趣，并且可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像冰人（Iceman）与兵马俑这样真正超越常规的发现可以吸引整个世界的瞩目。很少有其他学科能够这样夸口。

# 一 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

---

考古学就像怀旧一样，并不总是像现在这个样子，那么它来自何方？“对考古学的考古学”是什么？

大多数人类都对过去有某种兴趣。确实，这种兴趣再加上下述事实：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走向死亡与我们是唯一有能力摧毁我们星球的生物，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似乎人类总是对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遗迹感到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是从何时开始的，但是有许多实例表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经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巴尔干的一位公元 5 世纪的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拥有一份石器时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 15 世纪与 16 世纪的易洛魁人遗址中也有着几千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据说印加帝国的皇帝们曾经收集了穆奇（Moche）文化的富丽堂皇的绘有色情图案的陶器，这些陶器在当时已是若干世纪之前的古董了。

现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学家”是巴比伦的国王纳布尼都斯（Nabonidus），他在公元前 6 世纪发掘了一座庙宇，一直挖掘到一块数千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 D·W·格里菲斯于 1916 年拍摄的壮观的默片《党同伐异》中，有一个场景有下面这样的镜头：“贝尔沙撒”（Belshazzar）的父亲有了一个喜庆的日子。他发掘出了纳拉姆一辛（Naram - Sin）神庙的奠基石，这座神庙是三千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间，他察觉到波斯人居鲁士（Cyrus），巴比伦最强大的敌人，正在靠近这座城市。这表明甚至考古学最早期的开拓者

们也深深地迷恋他们的专业并且常常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那时的“考古学家”并不总像今天的考古学家那样。实际上，在希腊，在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这个词指的是一类演员，他们用戏剧性的摹拟表演在舞台上再现古代的传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学”这一词语是由17世纪时里昂的一位医生兼古物学者雅克·斯蓬（Jacques Spon）重新创造出来的。他也提出了“archaeography”<sup>①</sup>这个词语，但这个词像掉在石头地面上的陶器一样摔得粉碎。

在罗马时代，尤里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的战士发现了许多伟大古迹的坟墓，当时他们正在意大利与希腊建立殖民地；他们从这些坟墓中劫夺陶器和青铜器，这些东西在罗马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这是早期的一个盗墓与古物买卖的实例。据史家修托钮斯（Suetonius）所说，甚至奥古斯都大帝也曾经收集“已经灭绝的海洋与陆地怪兽的巨大遗骨，它们通常被称为‘巨人’之骨’；与古代英雄们的武器。”

到中世纪时，欧洲的人们逐渐为“奇妙的废物”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瓮）由于自然侵蚀或是穴居动物的活动而神秘地从地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人工制造的燧石与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经常由于农夫耕耘土地而重见天日。根据流行的信念，这些器物是精灵的弹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实际上，它们为甚至远在非洲和印度的人们所崇拜与收藏，并常常被他们用作护身符或符咒。在欧洲，许多器物被人们收藏在“好奇的柜橱”内，早期的文物爱好者将自然的与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而具有更为开明的头脑的人们慢慢地

---

① archaeography 和 archaeology 都是斯蓬创造出来表示“考古学”一义的词语，现行的是后者。



认识到，这些“雷霆弩箭”与“奇妙的废物”实际上是古代人类的人工制造的遗物。与此同时，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雕塑的发现鼓舞了当代艺术家去研究古典的形式，而富有的家庭则开始收集与展出古典的文物。

正是在16世纪，在西北欧，有些学者开始真正质疑弗兰西斯·培根的论点，即“大部分远古的时代（除了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没在沉默与忘却之中，”这些学者认识到有关远古过去的信息有可能来自对野外遗迹的研究；整整一大队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学者出发去走访与描述这些遗迹。在17世纪和18世纪，这些活动成长成为一种更系统化的兴趣，伴随着日益增加的发掘工作的数量。虽然大多数挖掘仅仅要重新获得来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数开拓者将这项工作当作细致的解剖，他们注意到器物与不同土壤层之间的关系，并且认识到，从总体来说，来自上层土壤的物品必定比来自下层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这种新的质问与读解土地与风景的方法就像一份公文，导致挖掘古墓的疯狂浪潮——即，发掘西北欧或北美的墓葬山丘。这首先是绅士、牧师、医生、商人、学校教师和其他类似的人的闲暇消遣，甚至在今天，这些职业的人也对“业余”考古学作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确实直到19世纪中叶早期，考古学才取代了古物研究而盛行起来，这是在渴望更系统、更科学地了解过去遗存的意义上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在西欧发现了石器工具与现已灭绝的动物之间的联系，人类的远古状况被首次证实并最终得到了普遍接受。到19世纪末叶，真正的考古学已经是一项蓬勃兴旺的事业，许多“伟人”在勤奋地工作——